

实用与桥梁

——关于“实用主义美学”的一次圆桌会议

舒斯特曼 等

时间：2002年10月31日

参加人员：舒斯特曼（美国耶鲁大学）、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柯平（？）、章启群（北京大学哲学系）、彭锋（北京大学哲学系）等。

彭：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了美国坦普尔大学哲学系主任，当代实用主义美学的重要代表舒斯特曼教授，与他座谈关于实用主义美学问题，以及他新近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

高：舒斯特曼教授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是我与周宪先生组织“新世纪美学译丛”的第一本，彭锋先生是这本书的中译者。我们愿在这套丛书中，选取一些近年来在国外发表的重要美学著作，并寻找优秀的译者，将它们译成中文。我们的这套丛书，将主要翻译国外在1990年代与世纪之交的重要著作。这种翻译工作对于发展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舒：我没有准备长篇的讲话，只打算简单地介绍我所做的工作。我所做的，是一种桥梁性的工作，将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我将艺术与生活，将审美与实践，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将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等等，联系起来，而这些在西方的现代文化之中是有着明显的区分。因此，我对事物的联系感兴趣。《实用主义美学》这本书的出版，就有着一个关于联系的故事。它的法文本是在英文本以前出版的，尽管它是用英文写的。原因在于，法语出版者要比英语出版者效率更高。

高：希望你下一本书的中文本能在英文本之前出版。

舒：谢谢。英语出版者要将书送往香港和新加坡去制版，再到英国去印，耽误了时间。在报纸上介绍我与这本书时，他们用了一张我在桥上拍的照片。桥的想法很重要，因为，当你说成为两者间的桥梁时，你必须尊重两者，了解到，两者是不同的，尽管它们可以被联结在一起。我还想在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造一座桥梁。在上星期五，我向会议（指10月18-20日在北京召开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中，你可以看到这一桥梁的雏型。美国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具有很大的互动的潜力。现在，我来到了中国，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对发展美国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家之间的这种对话更有信心了。我在此提两点，第一、从地理学与人类学观点看，中国与美国都是大国，国家大，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群，甚至，只是一种对于大的空间的感觉，能使我们找到共同点。我来中国之前，在日本住了几个月。在日本，一切都很小。人们很注意细节，连食物都做得非常精细，吃饭的人不浪费。但在中国，与在美国一样，吃饭时给太多的食物，也许根本吃不完。餐馆也很大，住的房间也很大。环境在影响着人的哲学思考。第二、美国哲学既从欧洲哲学中吸取了营养，也深受其害。美国是一个新国家，我们的思想源泉来自欧洲。在许许多多年中，美国人认为他们有权发明某种独创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当他们学习一个专业时，他们首先要读的是欧洲人写的书，听欧洲人讲课。在哲学方面，他们没有发展自己思想的自信。从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所读的一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中国与日本在现代所引进的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至少在学术圈里，占主导地位是欧洲思想。正像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可以发展出比欧洲哲学更为强有力，更丰富，更多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包容性更为广阔，更能满足新的世界需要。我坚信这一点。迈克尔·福科在访问日本时提到，很长时间以来，现代哲学史就是欧洲哲学史，但是，从发展的观点看，欧洲人不再是世界的领导者。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已经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和南美洲。欧洲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但

却已经非常老了。新的能量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欧洲哲学是一个叙事，我不是说这个叙事已经过去，但主要的故事已经相对完成了。今天，许多欧洲哲学家都在谈论边缘化与终结。我想，欧洲哲学史可以供我们吸收许多东西，但是，新的生命的能量存在于这里（指中国）和美国。最后，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中国哲学与美国哲学的不同之处，也使得这种对话富有成果，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合作。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美国具有很少的传统，而中国有着古老而丰富的传统。由于我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前瞻后顾是非常有益的。中国与美国学者可以一道从事非常有趣的工作。中国具有伟大的传统，也尊重传统。美国对传统则不够尊重，也许是太不够尊重了。这是我们要向中国学习的。我们要尊重传统与历史。很奇怪的是，在美国，当我们说：“你是历史了。”意思就是，你不再适应时代，不再重要了，你完了。新就是好，越新越好。这是基本的观念。但是，从我的经验看，并不是如此。一些由历史所证明的东西，比新的东西更好。我想，这是美国哲学需要向中国学习之处：既尊重传统，又尊重革新。在结束我的开场白的时候，我想回到高教授刚才所说的一段话。我认为如果只是翻译最近的书籍，那不是最好的主意。翻译一些老一点的书，也许更重要。这是因为那老书仍活在人们的讨论之中，对于中国美学来说，也更重要。如果只是摹仿美国美学，那是很危险的。正在发生的事，也许是有趣的，但不一定总是有用的。高教授正在翻译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翻译这本书，比翻译许多新书要更重要得多。一些在

一位“圣人”

验。这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写本书的时候，人们具有一种关注对象，关注对象的事实以及对对象阐释的倾向，而不是欣赏经验本身。

章：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许多美国美学家所关注的，并不是实用主义美学？

舒：我们已经在“哲学在美国”与“美国哲学”之间作了区分。当我们说“中国哲学”的专家时，我们所说的，不是北大的某一位康德专家，而是儒家与道家的专家。分析传统的人不喜欢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在美国，哲学领域两极分化，一极是分析哲学，另一极是所谓的大陆哲学，包括海德格尔、萨特、福科、后结构主义。我认为，认同海德格尔与批判海德格尔的人都没有真正读懂他。读海德格尔很难。我给你讲讲我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在美国学习过。我的学士与硕士是在耶路撒冷获得的，博士是在牛津获得的，我后来才回到美国。在耶路撒冷与牛津，我受的是分析哲学的教育。我的老师们告诉我，决不要去读海德格尔，也决不要去读黑格尔。他们说，如果我读了黑格尔，我的心灵就会变得很虚弱，如果读了海德格尔的话，其结果就会更坏，那会与纳粹接近。我是一个好学生。好学生的一个意思就是听老师的话。因此，在我回到美国之前，我从不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回到美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大的解放。我直到成为副教授以后，才开始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人们认为，黑格尔有着一个坏的名声，而海德格尔写的东西不清晰，没有逻辑。对于分析哲学来说，清晰很重要，尽管一些分析哲学家写得也不清晰。他们反对海德格尔。全盘否定一个人，比起费力气读这个人的书，然后批评这本书来，要容易得多。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将海德格尔当作一个魔鬼来使用，象征所有大陆哲学的坏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追溯到过去英国与大陆之间的相互猜疑。在中国、日本与韩国之间，哲学上虽然有着一致之处，也有着相互的猜疑。在欧洲，情况也是一样的。英国传统在美国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分析哲学，对于欧洲大陆的思想持怀疑的态度。当然，大陆哲学家康德的思想构成了分析哲学教义的一部分，但是，一般说来，分析哲学家并不赞赏康德以后的欧洲哲学家。

王：刚才谈到阿多诺，我们知道他本人对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看不上眼，抱着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其后期尽管有所调整或软化，似乎变得比较宽容一些。阿多诺倒是十分看重美学，特别是适应新艺术发展的新美学。他期望美学在文化产业中扮演一种实质性的作用，同时也期望艺术扮演一种反世界的作用，以便在揭示现实问题与丑恶的同时，给人一种震撼作用，使人从酒红灯绿的享乐式陶醉与精神麻木中惊醒过来，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改变现有的人类生存状况。所以，他认为现实呼唤美学，美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是不能忽视的，是具有潜力的。当然，他觉得美学的发展单靠擅长逻辑思辨的哲学家不行，单靠随兴所至的艺术家也不行。现代美学的真正发展，有赖于既精通哲学又熟悉艺术的美学家或研究者。另外，在美学研究过正中，社会学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你的书努力将美学扩展到实践生活之中，这似乎又返回到希腊化美学的本义上了，正如你所用的一个词 somaesth

觉是，这个限制太狭窄了，特别是对那些希望美学繁荣的人来说是如此。高雅艺术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在当今世界，这已经不再是审美能量集中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审美能量不向博物馆和画廊汇聚，而是汇聚到通俗艺术、设计、广告，以及人们的生活艺术上。博物馆与画廊是美好的东西，当一个画家当然很好，

更有用的是讨论那些我的同事们不谈论的东西。我还认为,这对于每一个个人,对于哲学圈以外的人来说,也许更加重要。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明代绘画或者明代花瓶的专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怎样生活得更好,享受所喜欢的东西,这些问题的专家。享受一些简单的东西,如呼吸、工作、注意事物本身,这是实践层面。另外,也存在着哲学层面,哲学既关注认识与自我认识,也关注人的活动。身体美学不仅关注肉体的活动,也关注整体的活动。高:你既谈艺术是经验,也谈艺术是实践。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将艺术与实践联系起来。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哲学传统。中国宋明时代的儒家哲学强调知行合一;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从50年代起,由于李泽厚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实践美学”。因此,我想请你再……

舒:是!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你能问这个问题。杜威也曾在一个地方提到,艺术是实践。艺术的确是实践。我认为杜威说艺术是经验是正确的(尽管从作为一个定义的标准看,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定义),原因在于它引导人们去看某种新的东西。至于艺术是实践,它使人们局限于将艺术看成是某种已经实践了的东西。因此,那些还没有被实践了的,或者那些其中的部分还没有被实践了的,就会被人们说成不是艺术。由于艺术的实践在现代性中总是被理解为创造出某种更新、更现代的东西,因此,实践仅仅被等同于高雅艺术。用经验一词,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有了对艺术的新的理解。这种新的对经验的理解表明,艺术并非总是处于实践之中。将艺术定义为经验的价值在于,它也解释了,实践服务于什么,实践的的目的是什么。据我对定义理解,哲学中的定义,不是将某种东西固定下来,而是提醒人某种东西,引导人看某种新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某种情况下,将艺术定义为实践是更为重要的,而在某种情况下,将艺术想成是经验,而不仅仅是实践,也许会更好。因此,我不愿意说,艺术不是实践,我也不愿意说,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是一个充足的定义。重要的是,考虑定义的目的。我在另一本书中,以及我现在所写的东西中,我批评杜威太依赖用经验来为艺术下定义了。我认为,只是用经验来为艺术下定义,是不够的。

高:实践更强调主动的行动、活动,而经验更强调接受了某种东西……